



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，我走进了美丽的七星河湿地。一走上长长的沙堤，就好像走进了《诗经》里的天地，蒹葭里不时传来“关关”的叫声，让人不禁联想到《诗经》中的雉鸣鸟；苇草被风吹得沙沙响，让人不禁脱口而出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。又仿佛闯进了仙境——这里没有俗世的喧嚣，只有蓝天白云织成的锦绣，在眼前铺展成一幅流动的画卷，每一笔都蘸着天地的灵气，每一抹都藏着自然的温柔。

蓝，是七星河湿地最通透的底色，是天地间最纯粹的语言。仿佛置身天空之境，天地间透彻的蓝相互呼应。天空是未经雕琢的碧蓝，澄澈得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，将流云轻轻揽入怀抱。湿地里的水是流动的青蓝，无风时澄澈如镜，映出云影、苇影、鸟影，时光仿佛在这里停滞；起风时漾起涟漪，碎成点点银蓝，被风推着、被苇叶摇着，在阳光下晃着细碎的光，像闪着无数颗星星。

白，是七星河湿地最灵动的笔触，是生命跃动的符号。云朵是蓬松的棉白，仿佛静止在湿地上空的蓝天下，也落在湿地的水面上。沙堤上的两只鸥鸟是洁净的羽白，它们与我们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每当靠得太近时它们就飞起来，落在前面的沙堤上。还有那些涉禽与游禽的白——白鹭的羽白似雪，敛翅伫立在浅滩时，似亭亭玉立的少女；白琵鹭的羽白带点温润的米白，用如琵琶的长喙在水中横扫觅食；还有丹顶鹤头顶上的那一抹丹红，像点染在雪色间的朱砂痣，它踱步时步态优雅，飞翔时白羽划过天际，似翩翩的仙子。

我无数次在夏天和秋天走进七星河湿地——中国白琵鹭之乡。夏天的小叶草铺排着无边的绿意，秋天的鸥鹭在一排树桩上列队，清晨白琵鹭和丹顶鹤展开洁白的翅膀，傍晚闪着金光的水面上演“星河浴日”的大片。而春天的七星河湿地却不同，它看起来简单、干净、纯粹，显得更加辽远开阔。乍一看，一切似乎静止，但置身其中，又感受到热闹非凡。那些从南方千里迢迢飞回的候鸟，要在它们的出生地，孕育新的生命。七星河湿地是它们的故乡，此刻它们沉浸在重回故乡的喜悦里，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欢喜。凤头鸕是湿地的“调皮鬼”，它们一群一群地聚集在大片的水域，在蓝水里追逐嬉戏，从这里潜入水底，又从那里浮出水面。

涉禽们是湿地的“优雅舞者”，白鹭、苍鹭、白琵鹭、白枕鹤、丹顶鹤、东方白鹳敛着翅，立在浅滩上，目光紧紧盯着水底的鱼虾，待猎物一动，便如闪电般啄下，动作精准又优雅。它们也会展开翅膀，掠过苇梢，飞向天空。那宽大的翅膀，让人想到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，或者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情景。有一个瞬间，我一抬头，看见一只有着彩色翅膀的飞鸟，飞在我与太阳之间，当它渐渐远离太阳时，它的翅膀又变成了白色，原来彩色是一种奇妙的光影效果。

七星河湿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现在是鸟类准备繁育的阶段。为了不打扰它们，我静静地坐在沙堤上，看着碧水、蓝天、白云、芦苇，听着耳畔呼呼的风声和水声，以及鸟的叫声，心里满是温柔的感动。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，没有俗世的烦恼，只有天地间最纯粹的蓝、最灵动的白、最温暖的绿，只有自然最原始的生机与美好。阳光洒遍湿地，蓝水染成金蓝，白云晕成金云，芦苇荡翻涌成金海，连飞鸟的翅膀都镀上了金边。

我起身离开时，又忍不住一次次回头望去。七星河湿地安详而又静谧，每一缕风、每一滴水、每一片苇叶里，都在传递着生命的气息。我知道，湿地的春天里会生出一个更加美丽的夏天，不久之后这里将长出绿色的芦苇，开出白色的睡莲，孵出新生的小鸟。

七星河湿地是我的家乡，更是白琵鹭和丹顶鹤的家乡。无论去了多远的南方，春天一来，无需定位，不必导航，白琵鹭和它的伙伴们都会飞回到七星河湿地，这片它们出生和起飞的地方。

北国风 副刊

主编：文天心  
责编：于晓琳  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  
美编：倪海连  
投稿邮箱  
hljrbbsc@163.com



明水 大鸨的故乡

□文/卞江波 摄/刘春光

这片鸟类的世外桃源、生态和美的宝地，就是黑龙江明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保护区总面积30840公顷，其中核心区面积11960公顷，缓冲区面积11120公顷，实验区面积7760公顷，均为沼泽湿地，是我国松嫩平原腹地保存最完整的沼泽湿地之一。

保护区犹如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特殊礼物，让诸多珍禽鸟类在这里建造幸福家园。白头鹤、东方白鹳、丹顶鹤、金雕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6种，白琵鹭、大天鹅、灰鹤、鸳鸯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2种。更为宝贵的是，这里还是世界濒危鸟类、国家一级保

护动物——大鸨在我国最大的种群聚集区、繁殖地和越冬地之一。大鸨——鹤形目鸨科大型动物，已列入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》(IUCN)2012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《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·鸟类》稀有物种名录。雌雄体型差异大：雄鸟体高约一米，体重10至15公斤，翼展超过两米；雌鸟身高半米，体重达5公斤以上。大鸨是世界上最大的飞行鸟类之一。现存野生大鸨的数量为800至2000只。明水县保护区内的大鸨数量，已由30只增加到现在的63只。

保护区之所以受到大鸨们的青睐，不仅是栖息的首选佳地，还因为这里有可以享用不尽的美味。据统计，区内共有植物363种，其中包括国家重点二级保护植物——豆科野大豆，中国特有植物——百合科知母。

保护区内生态环境优美，上天赐予的西林湖微波荡漾，芦花轻飏。西林湖是明水县境内唯一一座湖泊。湖中生长鱼类7目10科33种，主要有草鱼、鲢鱼、鲫鱼、蛇鮈、葛氏鲈塘鳢、泥鳅等，是鸟类享之不尽的美食天堂。

保护区之所以让大鸨们千里奔袭赴约而来，不仅是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、良好的生态环境，更因为这里有着一群执着坚守的鸟类“保护神”。如今，多数雌性大鸨已经留居越冬，不再迁徙，为雌鸟守护着领地，等待雌鸟带着儿女回来繁育后代。守护“鸟中国宝”是护鸟人神圣的职责。每到雪封草地之时，保护区都会定期地撒大鸨喜食的大豆、绿豆、玉米，让留居越冬的大鸨衣食无忧。

有一年春天，保护区资源巡护队队长滕晓明在日常巡护中，发现一处大鸨巢穴，巢穴里面静静地躺着三枚鸟蛋，却不见亲鸟踪影。晓明警觉地发现情况异

常，隐蔽蹲守观察许久也不见亲鸟归来，凭多年巡护经验断定，亲鸟可能遭遇意外。为了保住珍贵的大鸨后代，晓明立即向保护区汇报，迅速启动人工辅助繁育预案，细心地将三枚鸟蛋带回救助站进行专业孵化。晓明至今难忘那段激动人心的守护过程。队员们不分昼夜、轮班值守，像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出生一样，严控温度、湿度，时刻监测孵化情况。经过二十多天的精心呵护，三只毛茸茸的大鸨雏鸟灵动地探出头来，破壳而出，蠕动着爬上“爸爸妈妈”的手心，唧唧叫着觅食。面对娇嫩的三只小生命，队员们像抚育婴儿一样悉心照料。雏鸟们不负众望，一天天长大。看着它们羽翼渐丰、学会觅食本领、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，队员们依依不舍地护送它们回归大鸨种群活动区。看着三个“孩子”飞上蓝天，低空盘旋，那鸣叫声里仿佛带着感谢的话语。

每天清晨星光尚未褪尽，露珠在叶片上晶莹闪亮时，晓明带领巡护队员已经在巡护路上了。他们日复一日穿梭于芦苇荡、草甸子、沼泽地、西林湖畔，用他们经年累月练就的千里眼、顺风耳，细心地观察鸟儿的起居生活，唯恐它们受到一丝伤害。如今，保护区已打造“天地空一体化”智能监测平台，设有21处监控点、48个高清探头，实现了核心区全覆盖。保护区工作人员坐在管护站里就能实时监测鸟类活动、排查安全隐患，让大鸨和所有鸟类在保护区内安全无忧地生活。

站在保护区瞭望塔上，远观大鸨夫妻严格训练雏鸟起飞降落

的场景，不由得联想到它们飞越山海的本领是在这里练就的。这里是它们的故乡，也是它们飞向更高更远的起点。

感叹之余，我们为它们的幸福家园点赞！为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点赞！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大鸨的名字和明水连在了一起。每年春风尚未吹醒塞北冰雪覆盖的大地，大鸨已经急不可耐地循着故乡的气息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和春风一起飞抵它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。

黑龙江省明水县素有“大鸨故乡”之称。正因大鸨是这里的“主人”，原本春光迟来的塞北小镇，便独享一份蓝天上鸥鸟翔集、湿地上百鸟齐鸣的夏日热闹。

图①②③④：明水县保护区内的大鸨。



请关注龙报头条新闻APP  
文旅频道 妙赏龙江



拾光纪 Shiguangji

刘酸茶旧居记

□文/甄金恒

屈指一算，刘酸茶这个品牌，在哈尔滨市双城区已有近百年历史了，至今名声在外。

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夏天，老少爷们凑在一起，聊的话题常常是刘酸茶。那次在井沿边的老柳树下，围着一帮人，听说会道、见多识广的老陈头讲述刘酸茶：“那一年王权刚当上生产队长一年多，他派我进城买两个马套包，还给三毛钱的补助哩，我乐得屁颠屁颠的。我到城里办完正事，大三伏天，热得我满脸淌汗，趁这个节骨眼我一合计，不能白来一回，尝尝刘酸茶到底啥味？又一合计那酸茶要是死拉贵的，三毛钱不够，可太磕碜了！”

老陈头一看大伙竖着耳朵都想往下听，磨磨蹭蹭卷起了烟。急性子的老刘太太说：“你这人，讲话用嘴还是用手？快讲啊，不能说半截话啊……”老陈头向周围扫了一眼，看出老刘太太的话代表了大伙的心声，老陈头抽了几口烟，清清嗓子接着上边的话茬：反正我好几年进不了一趟城，豁出去了，兜里还有三毛钱垫底。我正在街上找酸茶铺子，一只手持着个斜挎包，这包沉甸甸的，就是不好拿。我干脆把包像学生背书包似的，往脖子上一套，斜背着，对面走过来的人们，一看我这架势，都笑了。

老陈头喝了半瓢井里新打上的凉水，“唉”了一声接着讲：“我一边走一边琢磨，一看在一棵大树

下的阴凉处有一大帮人，有坐着的、站着的、蹲着的，喝酸茶喝得甜嘴咂舌。那个铺子旁边立着一块用大红布制作的招牌，上边有三个金色大字，我猜应该是刘酸茶。该咋地是咋地，我猜对了酸茶两个字，但是刘字我不认识。不用说是刘酸茶了，那酸茶在双城没有第二家。我问了价，大碗酸茶五分钱一碗，喝两碗以上都是一毛。我渴得嗓子都冒烟了，咕嘟咕嘟一连气喝了四大碗，过瘾了，这一毛钱花得真值啊！那个卖酸茶的老爷子面善，富富态态的，一看心眼就好使。他看我喝完了，乐呵呵地问：“喝好了吗？管够喝。”我没多那个嘴，问他不是刘酸茶，睡问一通招人膈应。后来我听两个喝酸茶的人小声嘀咕，他就是刘酸茶。”

老陈头连比带画讲，绘声绘色，生动形象。赵大山问：“那酸茶啥味呢？”老陈头说：“你问那玩意儿问的，酸茶味呗。要是细说，甜酸甜酸的，鲜鲜凉凉的，有山楂味、苹果味、鸭梨味……说不清道不明那种味儿，不喝不知道，一喝美得连自己姓啥都忘了。”

几十年过去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几天前的一个夜里，我恍恍惚惚梦见了老陈头讲刘酸茶的事儿，早晨醒来竟是一个梦。我一时心血来潮，立即赶到了双城西南隅，刘酸茶旧居。旧居的墙壁上挂着一块

牌匾，最上方写着“哈尔滨市双城区不可移动文物”。刘酸茶旧居是一排正房，左右是两排厢房，看来当时居住的人还不少。这旧居没有修缮，保持原貌，历尽沧桑愈显古色古香，是原汁原味的历史见证。无古不成今，无今亦难鉴古。

我在刘酸茶旧居的院中来回踱步，踱来踱去，不忍离开。无意间看见一块陈旧石板，上面积了厚厚一层尘土，我坐上去，与旧居进行无言交流。原来，刘酸茶其实也是一个人，此人原名叫刘善洲，生于1892年，河北乐亭人，上世纪30年代初来到双城，开始制作酸茶，渐渐有了名气。刘酸茶被传开之后，刘善洲的名字就被这个刘酸茶取代了。

触景生情，我又想起了青年时的一个盛夏。在双城一遮天蔽日的老榆树下，有一个卖酸茶的老翁。我买了一大碗酸茶，一点点地品，边品边和老翁聊天。老翁说刘酸茶是他师傅，刘酸茶重情重义，可惜去世了。老翁痛惜地说，凡认识刘酸茶的人，人前人后没有一个说他半个“不”字的。

据资料显示，早些年日本鬼子侵略哈尔滨，军车经过双城堡火车站，被东北军二十二旅赵毅部队阻击。刘酸茶同双城商务会会长车玉堂，组织全县饭店连夜赶制油饼送往火车站，慰劳东北军官兵。伪满时期，刘酸茶专心经营，不为敌人所用，为老百姓



刘酸茶旧居标识牌匾。

提供衣食，有求必应，且分文不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刘酸茶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公私合营的号召，给私营工商业者做出了榜样。

《双城志》记载：“双城人‘多喜啖之’。自从刘酸茶声名远扬之后，酸茶已成为双城的重要品牌，是一张特色名片。在刘酸茶旧居停留几个小时，光阴匆匆一晃而过，起身与旧居依依惜别。这次不虚此行，圆了拜谒刘酸茶旧居的梦。”